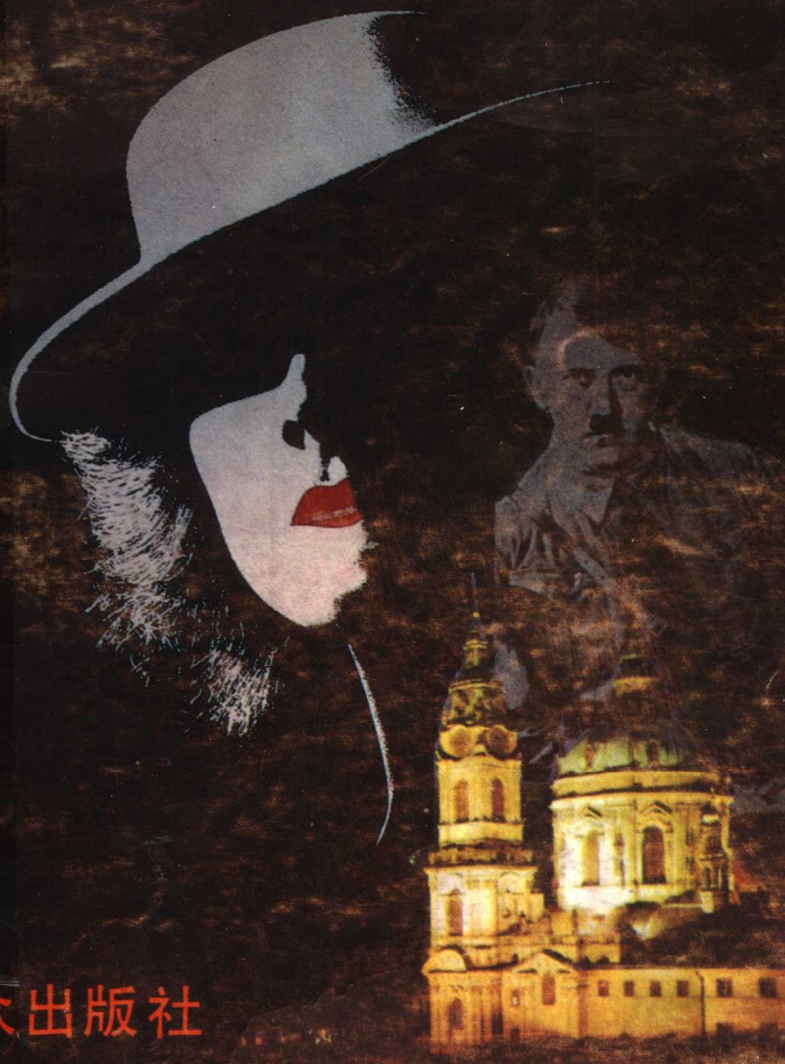


密堡里的快乐寡妇

〔美〕欧文·华莱士 著

辰 林 译



群众出版社

密堡里的快乐寡妇

(美)欧文·华莱士著

辰 林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内容简介

这是近年来欧美极为畅销的一部小说。故事内容荒诞离奇却又不可不信。四十年代，苏联红军仅凭两具无皮肤的焦尸便认定是希特勒与爱娃。由于证据不足，多少年来关于希特勒未死的传闻不曾间断。八十年代，牛津大学现代史博士哈里森和他年轻美丽的女儿艾米莉展开了追踪。就在重新挖掘元首地堡的前一天，哈里森遇害身亡。艾米莉的信心也更加坚定。希氏的假牙上装过金制紧钩，焦尸上没有；苏联的一位艺术家收购到一幅油画，经鉴定是希氏 1952 年所作；美国一位建筑师找到了一张鲜为人知的密堡蓝图；以色列的一个姑娘发现了希特勒与爱娃的替身的后裔……最后，经过挖掘，艾米莉竟在地堡里与一个人称快乐寡妇的端庄的老妇人相逢……

——

当他结束记者招待会，出现在沐浴着阳光的库达姆大街的时候，心情格外欣慰、兴奋。

7月下旬午后时分，站在宽阔的库达姆大街的人行道上，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从去年起亦称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爵士——考虑放下手头的工作，作稍事休息。这是他5年内第10次访问西柏林。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一项非凡的工作已进入高潮。他即将揭开一个特大秘密，从而使这项工作能够圆满地——也许是令世界震惊地——完成。

他暂时脱离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教授现代史的工作，从事撰写一部具权威性的传记——《希特勒先生》。然而，5年前，当他感到以他这把年纪——当时是67岁——已无力独自进行最后阶段的研究和撰写时，他请他28岁、活泼可爱的女儿

埃米莉——一位牛津大学出类拔萃的历史学讲师与他合作。

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最有资格帮助父亲做这项工作。20多年前，她母亲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不幸身亡，是他自己一手把女儿带大的。现在看起来，这个对学术研究充满好奇心，在书堆里长大的姑娘，加上不断的长途旅行考察，八方涉猎，已像她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她潜心研究过法国和德国的历史，讲一口流利的法文和德文。她为那已是久远的、传奇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不可思议的阿道夫·希特勒所迷惘。她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电视纪录片配过解说词，主持了该片在英国电视台的播映工作。

在合作的初期，埃米莉曾两度陪同父亲到过柏林。但此次，也许是他最关键的一次柏林之行，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没有把女儿带来。她被留在了牛津，为最后突击完成著作做材料的组织工作。

这一突击工作旨在探明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一日之妻——爱娃·布劳恩是如何于1945年4月30日在元首地堡一起身亡的。

两个月前，经过相当多第一手的调查研究——在西柏林同仍在世的见证人交谈，在东柏林研究由苏联方面提供的医学报告和图片——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和埃米莉准备接受对希特勒之死的普遍的标准说法。

然而，回到牛津后，阿什克罗夫特收到一封寄自西柏林的令人惊讶不安的信件。信是一位名叫马克思·蒂尔博士的人写的。自称是希特勒生前牙科医生的蒂尔博士读过有关阿什克罗夫特正在撰写希特勒传记的报道。作为与希特勒有过私交仍然活于世上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蒂尔博士希望这本传

记能够成为迄今为止事实最为准确的著作。他投下了“一颗炸弹”，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未必于 1945 年自杀身亡，他们愚弄了世界。蒂尔博士有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后，阿什克罗夫特开始变得客观了。埃米莉也提醒他，关于希特勒和爱娃仍然活着的传说从未断过。经过一周时间的调查研究，阿什克罗夫特相信，蒂尔博士的确是柏林的一位口腔科医生，在希特勒死亡前的 6 个月曾多次为其医治牙病。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无其他选择，只有与蒂尔博士取得联系。蒂尔博士亲自接了电话。他的语气是坚决而肯定的。不错，他掌握着如在信中所写的有关证据。但他不打算在电话里讨论事情的细节。他很愿意在家中接待阿什克罗夫特博士。

3 天前，阿什克罗夫特独自一人来到西柏林，下榻紧邻库达姆大街的布里斯托尔·肯平斯基旅馆，并拜访了马克思·蒂尔博士。会见是友好的，令人感兴趣和心平气和的。

为了解事实真相，阿什克罗夫特明白，他必须挖掘原来元首地堡及邻近的地带。史书记载，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遗体于 1945 年埋葬在这里。问题是，要挖掘的地方位处柏林墙东柏林一侧，它被水泥墙和铁丝网包围着，由东德士兵把守。为取得入禁区进行挖掘工作的许可证，阿什克罗夫特必须得到东德政府，即苏联方面的认可。苏联方面认为，希特勒的命运问题早已有了定论。幸运的是，阿什克罗夫特在东柏林方面有位地位颇高的密友——奥托·布劳巴赫教授——一位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东德政府部长会议 11 位副主席之一。

阿什克罗夫特同这位老朋友取得了联系。对方答应尽力

争取部长会议的批准。前天晚上，布劳巴赫回话，许可证已签发下来了。

阿什克罗夫特显得十分激动，第二天便给在牛津的女儿埃米莉打电话，告诉她工作已取得的进展。埃米莉听到消息后也同样激动地急欲了解蒂尔博士手中证据的细节。阿什克罗夫特终止了交谈，不愿在电话中多说。

“我准备后天开始挖掘工作，”他说，“首先，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

“什么?!”埃米莉打断了父亲的话，“这不像是你办的事，爸爸。过早地把挖掘工作公之于众，这是为什么?”

“我来对你说，”阿什克罗夫特耐心地回答，“我们周围还可能有类似蒂尔博士的人。他们了解希特勒生前最后一段经历，可能会前来提供更多的新情况。埃米莉，我想使我们的书记述最新的、绝对正确的事实。所以我要这样做。”

实际上，他已开始挖掘的准备工作了。他已打电话给奥勒斯塔特建筑公司，联系有关挖掘工作的事宜。这是有人积极推荐的一家公司。之后，他又安排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这个招待会获得圆满成功。

现在，他站在繁华的库达姆大街上，这是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大街之一。他浏览着人行道上商店的玻璃橱窗。枝叶茂盛的绿树有如哨兵林立在大街的两旁。他本想做短暂的散步，但马上又决意返回布里斯托尔·肯平斯基旅馆，再研究一番元首地堡的建筑图纸，明天就要开始挖掘工作了。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呼吸着夏季温暖的空气，沿库达姆大街向肯平斯基街角咖啡馆走去。餐馆门前凸起的室外平台上摆放着桌椅。从那里能转进一条小街通向镶着大理石

的肯平斯基旅馆的大门。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迈着平稳的步伐，抱负满怀地走向街角，横穿小街，朝旅馆大门走去。

此刻，他似乎听到有人从背后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喊声从头顶上方越过。一辆重型卡车闯入小街，挡住了他的视线。突然，卡车尖叫着腾空跃过人行道镶边石。正在餐馆用餐的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卡车吓得惊呼着四下奔逃。

接着，“失控”的卡车急转弯从餐馆前沿人行道吼叫着向他冲来。车头上的保险杠重重地将他撞离地面，抛向街头。他的面部着实地摔在街面上，双眼近乎失明，多处骨折，血流遍地。他挣扎着抬起头，蒙胧中看到卡车再次向他直冲过来。他软弱无力地举手示意卡车转向。但此时，卡车已从他身上直压过去。

黑暗瞬间降临，并将永世陪伴着他。

西柏林警方将哈里森惨死的噩耗电话告知埃米莉。埃米莉已同西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冈·施密特通过话。局长态度温和、体贴，叙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卡车失控，阿什克罗夫特当场死亡。肇事司机逃逸，警方正在全力搜寻。

埃米莉的秘书帕梅拉·泰勒安排将哈里森的遗体空运回牛津。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父亲已安息九泉之下，而他的艰巨的工作尚未完成。她如今已是孤身一人。她表情呆滞，身体僵直地坐在殡仪馆的黑色奔驰后座上，在从墓地返回牛津城的途中。她想擤鼻涕，在提包内掏手帕，意外发现两封信。她回忆起来了。在离家去参加葬礼时，她注意到帕梅拉已将当日的邮件放在桌面上。那些小方信封显然多数装着表示吊唁内容

的信件，但其中有两个贴着德国邮票的长信封被她匆匆塞入提包。

她现在取出这两封信，先拆开印有东柏林邮戳的一封。信件是用英文手写的。信笺上方印有凸出的姓名——奥托·布劳巴赫教授。她回想起曾与他见过面，他是一位有点倔强的德国人，但内心充满谦恭和善意。

我亲爱的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

当我从电视节目中得知，并从报刊上证实你父亲意外地在一次事故中丧生的时候，我全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仅两天前我还同他谈过话。他是位关键性人物。当我告知他已获得挖掘元首地堡许可证的时候，我的这种信念更为坚定了。

我仅向你表示哀悼，以及我个人最深切的遗憾。使我感到损失更大的是，你父亲生前对我说过，你们二位即将完成一部著作。他说那是最值得他骄傲的一部著作。我重视你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在完成《希特勒先生》一书中的重要作用。

热切希望你能在适当时候完成这一著作。世界应该拥有这部书。为了你父亲，也应该出版这部书，以纪念他的天才和智慧。

如果需要我的帮助，请随时联系。

谨启

奥托·布劳巴赫

埃米莉慢慢折好信件，深深为之动情。在把这封信放回提

包后，她又拆开第二封信。这是一位名叫彼得·尼茨的人写的信，用打字机打在《柏林晨邮报》的信笺上。该报是一家颇具声誉的西柏林日报。

亲爱的阿什克罗夫特小姐：

尽管互不相识，我谨借此机会向你表达我对阿什克罗夫特博士逝世的悲痛。

我从未有幸单独会晤过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参加了他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宣布：暂停《希特勒先生》一书结尾部分的撰写工作，等待对新的证据的最后调查结果。新的证据有可能证实希特勒并未于1945年在元首地堡与他的新娘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身亡。他说，为此他已获得在东德挖掘原地堡区域的许可证。

此后，他开始接受记者们的提问。多数问题涉及向他提供新证据的人的身份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的。阿什克罗夫特理所当然地未予具体回答。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他离开饭店，准备回肯平斯基旅馆，继续他的挖掘准备工作。其他记者纷纷离去，我忽然想起还有些事需要问他。尽管当时库达姆大街十分拥挤，我还是急匆匆努力追赶他。我瞄到他横穿第二条小街时的身影。待我赶到那条街时，他独自一人站在对面的街角。

正当我向他呼喊，以引起他注意的时候，我看到

一辆偌大的运货卡车——蓝色车身，我猜想是低压径式大轮胎——轰隆隆开到这条小街上，跳上便道镶路边，似乎要铲除肯平斯基的室外咖啡馆。卡车前头的保险杠把你父亲撞离地面，抛在街面上。阿什克罗夫特显然受了重伤，但仍想支撑起身体。此时，卡车突然转身又开入街头，径直从你父亲身上压过。

我是第一批冲向他身边的人中的一个。我们都十分清楚，当卡车第二次压过的时候，他才死亡。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死亡是作为车祸事故报道的。我的报纸也不例外。但是，当卡车开过镶路边石的时候，它的速度全然不像失控汽车的速度。第一次撞倒你父亲时，卡车看起来是加速直接对准他的。当它转身冲下人行道再次冲上街头时，司机理应看到你父亲受伤倒地的情景，完全能避免再次压他。事实是，司机驾车径直又向他压过去。

当然，我还不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事故。我并未向警方谈我所持的怀疑态度，因为这样做只是无的放矢。我没有丝毫证据说明这是一次谋杀。作为一名记者，我完全可能被怀疑是为我的报纸编造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然而，我仍认为有必要把我的疑虑告诉你。或许这样做会对你有所帮助。我猜想，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是否有什么敌人？

很抱歉给你增添了创伤。如果你有机会来柏林，请务必与我取得联系。

谨致诚挚的敬意

彼得·尼茨

埃米莉颤抖地把信垂到膝间。

谋杀！不可思议。她的父亲是温和的、性格内向的学者。她从不知道他在世上有什么仇人。

有谁会出于某种动机杀害父亲呢？他并没有钱财呀！此时，她的思维停顿下来。噢，他确有一项他人可覬觎的财产——希特勒并未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的证据。

可能有人不愿意让这一事实得以证实。

奔驰车临近她在牛津的家时，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将继承父亲的工作，完成他们的著作。她要去西柏林，追查事实真相，解开两个谜——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之死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自杀。

二

葬礼之后一周，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之死及其女儿决心继续完成划时代的《希特勒先生》已成为世界性新闻。

新近被任命为庞大的列宁格勒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尼古拉斯·柯沃夫坐在办公桌后面，边小口嚼热点心，边翻阅《真理报》。他读到一条有关新闻。他对阿什克罗夫特为何许人全然不知。然而，恰恰在这特定的一天，这条新闻又提及有关希特勒的命运，这种巧合足以引起他对该新闻的注意。

柯沃夫作为一名艺术家，对法西斯恶魔希特勒竟一度也是艺术家，作过许多水彩画和油画，始终存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个曾以数百万人的鲜血浸透俄国土地的杀手如何竟是艺术家？为澄清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柯沃夫开始搜寻希特勒

的艺术作品。迄今，他已为他的博物馆收集到 15 幅作品。今天他将有可能会看到第 16 幅希特勒的作品。

一周前，柯沃夫收到一封寄自哥本哈根的信。这封英文信署名为乔尔乔·里奇。他自我介绍是一艘在美国旧金山注册的豪华旅游船上的乘务员。里奇先生称自己收集到一小批艺术品。在该游船最近停泊在欧洲某海港时，他曾访问了西柏林，从一家美术馆收购到一幅未署名但被认为出自希特勒手笔的油画，但他不能确认油画的真伪。不久，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几位希特勒艺术品研究专家的名字。尼古拉斯·柯沃夫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他的船要在列宁格勒停泊两天，里奇先生已通知柯沃夫先生的到岸时间，并表示希望柯沃夫能会晤他，帮助鉴别那幅有问题的油画。柯沃夫已回电报表示很高兴见这位游船乘务员。今天正是他们约会的日子。如果不出意外，乔尔乔·里奇应该携带希特勒的油画，在 15 分钟内到柯沃夫的办公室。柯沃夫这时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

他边抹去桌面上的点心屑，边考虑里奇到来之前还有什么需做的工作。柯沃夫十分重视自己的工作。他曾在莫斯科的一个二等博物馆任职，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 40 岁上便被任命为列宁格勒艺术博物馆馆长。

从第一天上班起，他便喜欢上这个大博物馆了。他曾希望能有更多的资金修缮博物馆的主建筑——原来的冬宫。但是，一旦有钱时，又被用来购置新的艺术品。眼下，这里并不乏珍品。

早自 1764 年，叶卡捷琳娜大帝下令购进第一批作品——225 幅油画，其中包括从一位德国商人处购买的一幅弗朗斯

·哈尔斯的作品，收藏工作始终未断。1772 年收进意大利蒂弟安·拉斐尔和廷托里托的油画作品，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绘画大师瓦多和夏丁的作品。1865 年又收进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1931 年后则收进诸如马蒂斯、毕加索、戈金、塞尚和梵·高的作品。

第一个组织收藏这批绘画珍品的人被称作收藏画主。1863 年增设一位馆长。现在由尼古拉斯·柯沃夫负责。每年有 300 万人光顾这所博物馆。柯沃夫希望人数再有所增加。

他的沉思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他的秘书推门进来说：“乔尔乔·里奇先生到了。”

“请他进来。”柯沃夫说着站起身来。

来访者腋下夹着一包东西，略显踌躇地走进室内。这是位瘦小、不大惹人喜欢的 30 来岁年轻人，身着一件浅蓝色汗衫，褪了色的工装裤。“柯沃夫先生，”他招呼着，“我是乔尔乔·里奇。”

柯沃夫快步走向前。他那健壮的 5 英尺 10 英寸的身躯与来客相比，显得更加高大。他与里奇热情握手。“很高兴，您前来看我。”柯沃夫说着把客人引到书桌旁的一把椅子前，说了声：“您请坐。”

“我不想过多耽误您的时间，况且我自己的时间也有限。”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柯沃夫说着坐在椅子位上，“让我看看你那所谓的希特勒油画。”

里奇打开棕色纸包，展开画面。这是幅油彩很重，画在帆布上，色调暗淡的油画。画面像是座久经风霜的政府大厦。画家从宽阔大街的对面取角度以便使这座石块结构的大厦门前的高大立柱能显露出来。左面的内装门和装饰过的围墙显得

昏暗，消失在背影中。

“我猜想，这是座政府大厦，”柯沃夫说，“有可能是希特勒的作品。他嗜好在林茨、维也纳和慕尼黑作建筑油画。但是，我辨认不出这幅画是他在这些城市中某处作的。”他抬头问，“能说出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建筑吗？它的出处呢？”

“他们说不能透露。实际上，这是油画成交的条件之一。由于这幅画未署名，他们还以此讨价还价。”那位游船乘务员迟疑地说，“我猜想，有人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拥有希特勒早期的原作。它是真货吗？”

“有可能。”柯沃夫嘟哝着，细致地查看油画。“他的作品一般没有这么大。他作过不少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临摹真的明信片。他不善画人像。有人曾说，他画的人像有如鼓鼓的大麻袋一般。但他有画建筑物的天才。”柯沃夫站起身，手里拿着油画。“请稍等。”

他走进秘书办公室。“索尼娅，请佐林同志鉴别一下这幅画。告诉他这幅未署名的画据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作品。我想知道他的看法。”

柯沃夫返回自己办公室桌前，说：“佐林同志是位专家。他和我一样喜欢研究希特勒年轻时的艺术作品。”

柯沃夫和里奇议论着希特勒时代德国艺术品的情况。不一会儿，有人敲门。秘书走进来，带回那幅油画和一张便条。

“不出我所料，”柯沃夫说，“我的专家认为，这大概是希特勒的画。当然，只这样粗略地看一下还不能确认。无论如何，请你放心，这很可能是幅真作，确有希特勒的特点。是他所喜欢的主题，作品有如摄影图片逼真划一。它很真切，然而缺乏想像力、平淡无奇。”

柯沃夫起身把油画还给来访者。

这位游船乘务员也起身说：“我欣赏您的判断力。我要感谢您，无论您提出付多少钱，我都情愿……”

柯沃夫笑着回答：“不必付钱。实际上，我很高兴有机会能看到一幅鲜为人知的希特勒绘画作品。你会很高兴又丰富了你的希特勒收藏品。”

里奇并未去碰那幅画。“我并未收藏希特勒的作品。说实话，我对希特勒的艺术品丝毫不感兴趣。”

“那么，你为什么……”柯沃夫凝视着客人，“你有意出售，是吗？”

“不，不是出售。我买下它是为用它交换我所喜欢的爱物。我搜集这类东西已有多年了。”

柯沃夫抬起疑惑、好奇的眼睛。“你在收集什么爱物？”

“人物雕像。老的俄国人物雕像。我已收集到3尊。”他迟疑地说，“我……我想用它换一个雕像精品。”

柯沃夫考虑着这个交易。他收藏着几十座人物雕像，但都不值得在艺术馆中展出。5分钟后，里奇得到了他的雕像——一座小型闪闪发光、罩在一个银盘上的耶稣半身头像，披着金色抛光的披肩。里奇十分高兴。

送游船乘务员到门口时，柯沃夫对他说：“还有件事，出售这幅画的西柏林艺术馆的字号是什么？”

里奇面无表情地说：“我记不清了。总之距西柏林市中心不远。收据单上写着，但我把它寄回家了。我记住，回到家后，给您寄来。”

“请务必记住。”

乔尔乔·里奇离去后，柯沃夫又独自坐在办公室内。他慢